



《国际日报》 2018年10月24日

言论

印华文化人融入主流社会的角色与作用

意如香

印尼华人融入主流社会，在当前的历史时期，是一个华族争取长期生存权的大课题。时至今日，融入主流社会仍然是印尼华人急待解决的民族课题。而如何融入主流社会，什么才算是融入主流社会，在华人社会里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与模糊不清的思想观念。因为，无可否认的是：华人社群基本上还存在着两种文化背景不尽相同的区别，一种是受印尼文化教育的侨生代，或称 Peranakan，他们几代人下来，日常的生活用语都是道地印尼语或印尼方言，生活方式大多数都已印尼化。这一华人社群在融入主流社会上，相对地较容易与不存在着思想上的障碍；另一社群是受华文教育的华语群体华人，或称 Totok 群，这一社群的人数正随着岁月推移而逐渐减少。随着印尼华人公民身份的改变，这一 Totok 社群的下一代，也都因为接受印尼学校的文化教育，在思想观念上大多数都认同了印尼化的生活方式。这都是无可否认的印尼华人社会正在发生着本质性的逐渐改变的历史事实。

所以，探讨华人融入主流社会，对侨生代与受印尼文化教育的华族下一代而言，几乎不存在着思想障碍的问题，他们所结交与相处的朋友，也多是兄弟族群的同学们，或者同一工作单位的友族同事们。也正是这一群具有印尼文化背景的华人新生代，他们一般上都具有较高深的文化教育，好些人还是高等院校的博士-硕士生，因此，他们更加积极参政议政，参党组团，在融入主流社会方面，更显得积极有效的社会效益和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这是必须给与推崇和加于肯定的事实。

因此，谈论华族融入主流社会的问题，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探讨有着华文教育背景的华语群体印尼华人，如何从思想观念上适应时代的需求，逐渐地把他们对祖籍国的“情结”转变为“印尼情结”的过程。这是一个充满挑战，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改变的思想观念的大问题，无可否认，不设法改变华语群体华人这一思想观念问题，对他们融入主流社会是存在着巨大思想障碍阻力的。但强调树立“印尼情结”，并不是要求华人放弃华族文化，改变华族传统习俗，那已是被历史证明行不通的“同化政策”。事实证明，不管是 Peranakan 或者是 Totok 华人，他们都同样对自己的华族文化与传统习俗，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并都同样正在积

极维护华人的传统文化特性而努力。应该看到，不懂得华文与华语的侨生代，他们与华语群体华人一样，始终对华族文化传统是抱着尊重与推崇的态度的。这是必须客观不带偏见地给予正确的评价的。

问题是：有着华文教育背景的华语群体华人，由于文化背景的渊源，他们对祖籍国的感情与缅怀更加强烈，“中国情结”都很浓重。在苏哈多采取摧毁华族文化的高压下，这一群体华人精神上最苦闷与最不满。苏哈多政权瓦解了，高压政策解除后，这一群体华人焕发了无比的激情，在印尼各地都普遍掀起了学华文-讲华语的高潮，“弘扬中华文化”一时成了他们的热门口号。（后来这一口号顺应时代要求改变为“弘扬印华文化”）。无可否认，这几年来，他们在弘扬印华文化上，确确实实做了许许多多卓有成效的维护与发扬的工作。印尼当局也顺应潮流，让华族文化与传统习俗有了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这种大气候的转变，本身就是一件大好事，“印华文化”确实必须借着这一难得的机遇，积极争取成为印度尼西亚文化的组成部份。可是，我们也同时担忧地看到：有些印华文化工作者，由于长期受到压制，一旦开放却有点迫不及待地“矫枉过正”起来，凭借“大气候”带来的宽松环境，竟“过了头”地鼓吹起祖籍国，倾向祖籍国的情绪大大被强调与被激化了，往往与华人的印尼公民身份极不相称地“出了格”。不论是办华文教育或者办华文报纸上，都出现了“倾向模糊”的偏差。在办教育问题上，是把华文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或者固步自封“华人自主”办学呢？有些主管华教的统筹机构，观念上模糊了，做法上方向偏差了，出现了教育只为少数富有华人服务的“贵族学校”，绝大多数中下层的华族子弟都徘徊在三语校门之外。在师资问题上，不是立足于本土，而是舍近求远，过于依赖祖籍国，放着一大批本地中老教师与本地学院培养的汉语系毕业生，不受重视，不被重用，没有认真组织与动员这些现成的人才资源，致使印尼的华文教学长期处于师资缺乏的困境中；在办报问题上，到底是把媒体导向倾向于印尼祖国或者祖籍国？办报方向模糊了，个别华文媒体错误地“本末倒置”，介绍祖籍国不遗余力，把近三分二的版面浪费在外电网络信息上。相反地，印尼本土化的信息在报上少之又少，报导“中华文化”与“印尼文化”的比重大大失衡了，强化了“中国情结”却无形中淡化了“印尼情结”。这种“方向性的方针失误”对华人主动融入主流社会，起到了相当负面的极为不利的反效果，已经开始引起了好些华社有智之士的关注与担忧，这是必须引起华人社会高度重视的媒体办报方向偏差的失误。不及时纠正，对有关媒体的前途是足堪忧虑的，尤其对华人的处境，会给主流社会-尤其是政界人士误解为华人只是“旅馆的过客”，不忠于印尼，只忠于祖籍国，如果让这样的错觉蔓延开来，必然会导致排华分子有机可乘，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华族文化人在推动华族融入主流社会与捍卫华族文化传统，是起着举足轻重的宣传教育与发扬光大的作用。尤其是华文媒体与印华写作者，在维护华族的文化特性与推动华族融入主流社会方面，都将发挥着捍卫与推动的积极作用。相

反的，如若文化人观念上“方向偏差”，也必然会引起华人社会在融入主流社会问题上反效果的误导性作用，这是必须高度引以为戒的。（上）

《国际日报》2018年10月25日

言论：

印华文化人融入主流社会的角色与作用

意如香

因此，华文媒体的办报方向必须明确“面向印尼”与“面向当地”的本土化方针，以广为宣传与介绍印尼祖国为己任，多多报道本土化信息和印尼各兄弟族群的风土民情，扶持本土文化人，营造给本地文友更加宽泛发挥才华的文艺园地与文化空间，也让有着华文教育背景的广大华语群体华人，更深一层了解与认识印度尼西亚，培养热爱印尼祖国的民族感情。同时，坚决维护华族传统习俗，争取让印华文化发展成与爪哇文化-峇厘文化-马来由文化-马达文化等同的印度尼西亚文化的组成部分。媒体率先地把信息导向面向印尼祖国，介绍印尼祖国，这就是媒体引导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的最有效与最实际的做法，也是义不容辞的媒体文化人的社会职责。可喜的是，印华媒体涌现了一大批较有水准与积极的评论员与翻译员，如李全、立人、椰峰、阿蕉（已故）、安瓦尔、一方、南山仔、苏仁、金潇、立万（已故）、陈冬龙（已故）等等，他们对印尼时局的评论文章，以及翻译主流报章对时局的评论和翻译印华文学作品的探索，多年来，这些大量的评论作品与翻译稿，大大丰富与扩大了华人认识印尼祖国的视野，是卓有成效的了解印尼局势的精神食粮。今后理应加大这方面的翻译稿与评论力度，做好、做大与做多这一方面的工作，华文媒体就真正发挥了引导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的领导作用。

印华文学是印尼文学的组成部分，但如果印华文学的母语还只是使用华文写作，事实证明，主流社会的文学界是不承认也不认同的，也难于做到让印华文学作品在主流社会里发挥影响作用。所以，印华文学要融入主流社会，最具体与最有效的做法就是尽可能地把印华文学作品翻译成印尼文，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印尼文学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立万与陈冬龙（两人都已故）迈出了可喜的探索之旅。多年来，他们俩不遗余力地探索翻译印华文学作品，先后翻译了“睫毛撑着的世界”、“印度尼西亚轰鸣”、“岩石双语诗”、“叶竹双语诗”等，陈冬龙更是深入底层，亲自拍摄了大量的华族下层民众的实际照片，广为向印尼民众介绍下层华人的实际生活状况，取得了很好的视觉效果。立万与陈冬龙的文化探索之旅，给了印华文化人指出了一条融入主流社会的实际可行的道路，是应该给予积极支持与鼓励的。所以，如果华社团体能够有远见-有计划地组织翻译人才，把印华文学里反映印尼现实民情的好作品，如黄东平、沙里洪、阿蕉、林万里、

容子、莎萍、晓星、金梅子、石秀、夏之云等印华著名作家的著作，翻译成印尼文，在主流社会里广为流传，让兄弟友族从印华文学作品里了解华族的心声，这不但扮演了沟通文化桥梁的角色，更为广大华人与兄弟友族的和谐团结作出贡献，是印华写作者通过文学作品融入主流社会的一条实际可行的探索之路。印华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就在于写作者要深入民间，反映民情。印华写作者如何融入主流社会？就看其文学作品里有没有反映印度尼西亚的民情民苦，有没有在文学作品里表达出热爱与维护印尼祖国的激情。评价印华写作者有没有融入主流社会，就看其文学作品里的本土化特色和印尼情结的表达手法。热爱印尼祖国，作品才具有印尼特色的生命力。印尼祖国已非他乡，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已是华族心系家园的乐土。印华文学作品，就必须把华族热爱印尼-奉献印尼的信息描绘表达出来，再通过把作品翻译成印尼文，促进与兄弟友族的和谐团结。文学交流有助于拉近距离-消除隔阂-化解误会，让彼此认识对方-谅解对方-欣赏对方。这就是印华文学融入主流社会最为积极实际的现实意义。因此。“弘扬华族文化”，完全与“不效忠印尼”挂不上边，是不了解华族历史的偏见。

印华文化人担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不管是从事华教事业，还是媒体同仁，或者是文学创作者，他们在华族融入主流社会的历史过程中，都将显出举足轻重的重要性。如何更好地引导有着华文背景的华语群体华人融入主流社会，印华文化人必将以其负责任的实际行动，发挥文化人应有的社会责任，做出更大的社会贡献。（下-完）